

# 鲁荻研究文粹

齐文敏 顾问  
王玉树 编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题 签 鲁 藜  
责任编辑 崔志远  
封面设计 陈 新

## 鲁藜研究文粹

王玉树 编著

※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迎水道7号)

天津市印刷晒图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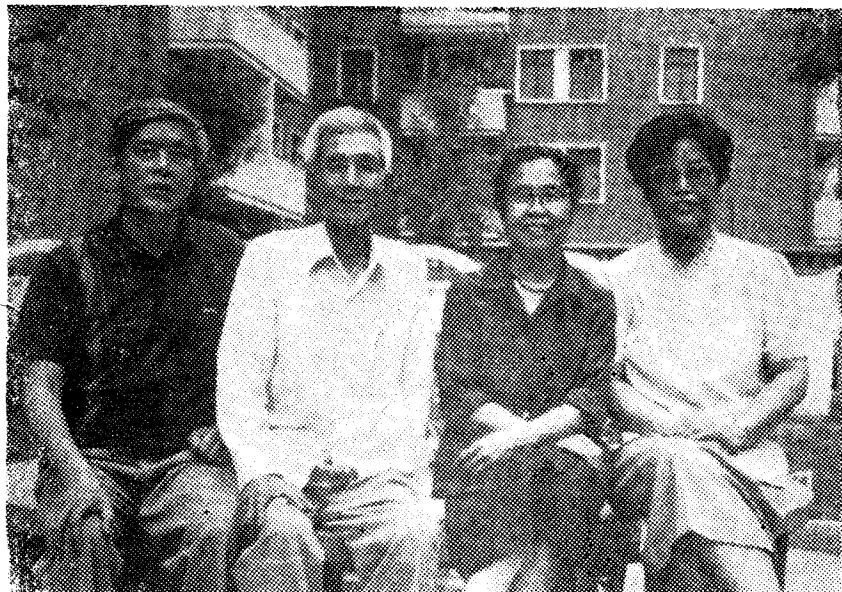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80千字

1990年8月第一版 1990年8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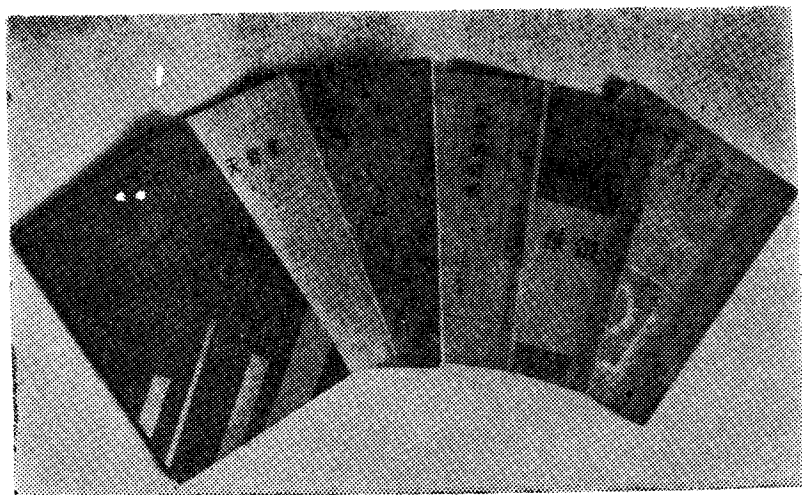
印数 0.001—1020册

ISBN7—80563—073—9/I·006

定价：4元



左起：王玉树、鲁藜、刘颖西（鲁藜夫人）、齐文敏  
（刘宗武摄）



老诗人鲁藜已出版十本诗集，这是部分诗集的拍照。

## 序

绿 原

四十年代的文学青年，不知道鲁藜这个名字，或者没有读过他的诗的，恐怕很少很少吧。倒不是说他当年在诗坛上如何显赫，或者任何报刊杂志怎样少不了他的影象。事实上，当时由于邮路险阻，他发表出来的诗作为数不算很多；但是，几乎每一篇作为新世界的福音，让天真的读者读了，无不在惊诧和期待中睁大了眼睛。如今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鲁藜和他的读者们都已老白了头，但他的诗还是那么新鲜，他们对它的感觉和印象还是那么亲切，这实在是奇怪的。

鲁藜是身受双重剥削的华侨劳工的儿子，很早就回国参加了革命，同样很早就开始了革命之余的歌唱。他当年在上海，在延安，在晋察冀……，从事过白区的地下斗争，解放区的生产自救运动，敌占区的与敌伪面对面的白刃战。生活对他是严酷而又丰饶的，他的歌声却永远是甜美而又纯净的。在从人生的黑海航向灯塔的征途中，他留下了一串串珍珠似的诗篇。然而，他始终把自己当作泥土，愿意让众人从他身上走出一条路来。

他的脍炙人口的小诗《泥土》，用来借喻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贡献，也是十分适当的。鲁藜的新诗，经胡风先生推荐给当时的大后方，立即震惊了鉴赏力已渐疲软的读书界。例如，他的《延河散歌》在《七月》上一发表，那种新鲜、自然、明朗、和谐的乐观而又深沉的诗风立即使人认识到，诗果然有真假之分：那些企图以假乱真的假诗，一旦为真诗所比照，几乎无不黯然失色；而一些孤单的真诗的胚芽，如果没有被闷死的话，显然从先

行者的艺术实践汲取了破土而出的勇气；广大的读者则更从诗人的歌声中深化了他们对于新世界的憧憬。革命文艺要为革命政治服务，必须通过真正的艺术，我以为这又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文学史家习惯把胡风先生周围的一群诗人称为“七月诗派”，鲁藜无疑是这个诗派的卓越代表之一。然而，他更属于人民，属于人民的伟大的革命事业，他毕生以歌颂人民革命的真善美为己任。不幸因胡风冤案的连累，耗费了二十多年的大好年华，他到晚年仍然忠实于当初以艺术促进人生的高尚理想，为新读者源源呈献出清新而隽永的嘉言和警句。

一般成熟的诗人，按其成长过程而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诗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古今中外的前辈诗人及其成败经验有过精深的研究；从研究中自然得到审美的熏陶，从熏陶中自然萌动创作的欲望；于是乎产生了一幅幅几乎无一字无来历的篇章，于是乎培养出各种各样反映一定文化修养的艺术风格；他们的作品一般相当圆熟，不露生涩的色味，而且写作生涯一般相当宁静而久长，并能应付各种题材的挑战，这是他们各自都有相当的学识作后盾的原故。这一类的出类拔萃之辈往往被尊称为“学者诗人”，他们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正因如此，正因他们的学识浸入了诗，他们的作品又往往看得出例如惠特曼、泰戈尔、波德莱尔、狄金森、奥登等人的影子，而他们的本色反倒在其中淡化下来，这也是读过几本原文书的读者看得一清二楚的。

另一类诗人似乎恰好相反，他们从文化出身来说，也许称得上“贫寒”二字，但他们的形象思维的禀赋却异乎寻常地丰富。前人的作品和文论他们未必读过多少，至少没有系统读过；进行创作的根据地在他们仅仅是，也只能是复杂、广阔、艰危的战斗生活，及其对于这种战斗生活的崇高与美的敏感。他们在创作中别无依傍，无从假借任何间接的营养；他们的创作灵感则如黄磷

火柴一样，在生活的砺石上一擦，就能燃烧起来。特别是在战争环境中，由于戎马倥偬，他们的诗稿不暇修饰，可能有嫌生涩或稚拙，但一旦写了出来，便象血液属于自身一样从他们心里流了出来，让读者从中只会感到诗的真和人的真，正如古诗话所云，

“如风吹水，自成文理”，毫无斧凿的痕迹。由于大都生活在斗争的激流之中，他们有些人的写作生涯可能不长，甚或不幸很短，但在短暂的生命史中留下来的少数精品，无不放射出穿透时间真空的光采，这又是那些幸运的学者诗人所无从比拟的。

鲁藜正属于后一类诗人，和他同样在战斗中播种过诗和收获过诗的田间、陈辉等人也是。为了丰富随着时代前进的新诗学，对前一类诗人固然应当研究；对后一类诗人包括他们的创作成果和创作经验，我以为更应当认真研究，力求科学地回答他们作为诗人而光彩夺目、青春长在的所以然，否则文学史将会丧失本质的份量。

《鲁藜研究文粹》的编者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我乐于接受这个任务。这里所收集的各位专家的卓见，我相信将会帮助读者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认识我们的诗人。同时，我还想补充本书编者可能没有见到的、《七月诗丛》第一辑1942年初版时胡风先生为鲁藜的《醒来的时候》所写的一则精彩的广告，它抵得上这篇拙序而有余：

天真的诗，沉醉的诗，美梦的诗，但诗人底天真、沉醉、美梦……是发芽于最艰苦的斗争里面，发芽于最现实的战斗者的坚韧不拔的心怀里面。诗人的歌声打开了我们更爱人生也更爱斗争的灵魂的门，从他，许多年青的诗人被启发了诗的灵感。

1989.11.08 于病中

## 抗战诗歌的前驱（代前言）

王 玉 树

我国抗战时期的诗歌走向，并非是真的“失落”或者出现了“凋零期”；相反地，“随着抗战对于人民精神的涤荡和振奋，四十年代也应当说是它的成熟期”（《白色花》序）。实际上当时贫弱的诗坛到了抗战爆发后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诗开始从个人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迎着民族解放战争的大风暴奋进，走上了自觉与人民的生活相结合的道路。可以说，诗的使役作用别无选择。“七月派”正是在这时候轰然崛起，它是一个成员众多的青年诗群，他们热情为正义斗争而歌唱，以“政治和艺术的高度一致”的鲜明特色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这批诗人行列中鲁藜是佼佼者，他又一直活跃在延安解放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文学史家就称他为“七月诗派”和解放区诗歌的优秀代表之一。单就这个意义而论，为他编撰一本薄薄的研究专集是很值得的。

虽然鲁藜当时仅有三十岁左右，但是能够取得如此突出成就绝非偶然。三十年代初叶他从南洋归来，立即投入闽南反帝大同盟的革命洪流之中，不久被迫逃往上海参加地下党和“左联”，在闸北地区和南京路上留下了战斗足迹。在他身上跳动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执着追求民族的光明未来和生命的真正价值。作为一个文学青年，鲁藜在战前已经发表不少诗文作品，刊在上海、安庆和武汉的进步杂志报纸上，给他以后写作一系列成功诗篇《延河散歌》、《青春曲》、《泥土》、《雪之歌》等奠定了基础。他的个人经历和艺术修养决定了他的诗风清新、自然、欢快、凝炼，达到了抗战

诗歌的前驱，为诗坛带来了新的抒情格调 and 诗歌语言，因而得到艾青的肯定，闻一多的称引，尤其是颇受胡风的激赏与扶持。如果把诗人划分为都市诗人、乡土诗人、学者诗人、战士诗人四种类型，鲁藜无疑是属于最后者。从历史上看，他的前半生蹉跎坎坷，到了晚年得享安定惬意的生活，于是益事吟咏不辍，仍然唱着欢乐的《云之歌》和一首首洋溢着青春朝气的《复苏集》。但基本倾向于写些人生感兴的警句、蕴含哲理的诗章，他变成了一个好沉思求精美的诗歌老人。

诗，是一种最高而特殊的文学样式，对诗歌道路的探索异常艰难，自“五四”至今几十年来“新诗还没有完全胜利”（冯雪峰语），大概需要更长的时间方能获得。鲁藜对诗艺的修炼始终孜孜以求，常说艺术上的美永远没有尽头，而人生太短促了。看重诗美的创造几乎是中外诗家的共识，奥地利现代著名诗人里尔克曾说：“我们应该毕生期待和采集，如果可能，还要悠长的一生，然后到晚年，或者可以写出十行好诗。”眼下我们出版这本《鲁藜研究文粹》兴许可以为共同探讨新诗的发展提供某种参照系数吧，因为若不能发挥传统诗歌的优点，就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化、民族化的诗歌。过去台湾诗歌搞过盲目“横移”，结果证明是失败了。

我最初接触鲁藜的诗歌是在五十年代里，那时从部队调干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学读中文。记得听顾随老教授的古典诗词，讲得实在生动丰富；而已故的王林教授在讲授现代诗歌中自选了胡风和鲁藜的作品，使我对“七月派”诗歌有了好感，他本人后来为此而受难是可想而知的。直到九年前我有机会接受编辑老诗人鲁藜的研究专集任务，因此才深入领会这个诗歌流派的艺术风采，并搜集了有关鲁藜创作的几十篇评论文章，按顺序编成四个部分：评论、文学史、专访和史料。收入的名家有胡风、阿垅、朱自清、何其芳、李广田、蓝海（田仲济）、艾青、王瑶、唐弢、严

家炎等，还有一些当代的学者评论家。这些文章有的是建国前或  
在香港发表的，估计仍有遗漏的，这种保存民族文化的历史价值  
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值。我写的若干研究文章选入了几篇 对  
别人的论文也进行了挑选，对待节选的重要文章则尽量顾及前后  
的文意，便于理解鲁藜诗歌的历史地位和艺术特色。

目前想出版一本厚厚的研究专著确有不小困难，于是改为  
“文粹”形式省去了大半篇幅，正是“著术不忍付东流，欲起陈  
商相与谋”（陈商系一位古代的书商，他多次出资为江湖人刊印  
诗集）。这本书终于呈献在读者面前，应当感谢我市有关部门领  
导的热心支持。著名诗人绿原在病中为本书写了序言，其盛情感  
人；他对鲁藜诗歌的评价富于启发性，更是难得的一篇妙品。

1990年孟春，写于劝业场晴窗斋

## 目 录

|                                  |       |      |
|----------------------------------|-------|------|
| 《鲁藜研究文粹》序·····                   | 绿 原   | (1)  |
| 抗战诗歌的前驱(代前言)·····                | 王玉树   | (4)  |
| 读鲁藜《天青集》·····                    | 耿 庸   | (1)  |
| 鲁藜《天青集》散记·····                   | 耿 庸   | (3)  |
| 无罪的鲁藜及其诗选集·····                  | 梅 子   | (14) |
| 扎根生活的诗永不褪败——读《鲁藜诗选》·····         | 王玉树   | (23) |
| 诗人唱出了泥土的歌·····                   | 晓 峻   | (29) |
| 跋鲁藜底《星的歌》·····                   | 胡 风   | (31) |
| 《醒来的时候》片论·····                   | 阿 垌   | (32) |
| 《锻炼》片论·····                      | 阿 垌   | (36) |
| 《一个深夜的记忆》·····                   | 曾 卓   | (44) |
| 似泥土一般醇香·····                     | 林 希   | (46) |
| 永远热爱 永远歌唱·····                   | 滕 云   | (52) |
| 读鲁藜《鹅毛集》·····                    | 公 木   | (63) |
| 献身者的美学·····                      | 高 嵩   | (65) |
| 鲁藜诗的感情力量·····                    | 陈志铭   | (70) |
| 燃烧着生命的火焰·····                    | 赵宝山   | (78) |
| 诗人老去诗情在·····                     | 李以 玉树 | (82) |
| 鲁藜诗风拓新域·····                     | 靳常胜   | (87) |
| 今天的诗——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节选)<br>····· | 朱自清   | (89) |
| 四年读诗小记——《我是初来的》代序(节选)<br>·····   | 胡 风   | (93) |

|                            |              |
|----------------------------|--------------|
| 小诗片论 (节选) .....            | 阿 垌 (97)     |
| 话说新诗 (节选) .....            | 何其芳 (101)    |
| 《实践论》与文艺工作 (节选) .....      | 李广田 (103)    |
| 不曾凋谢的鲜花——读《白色花》随想 (节选)     |              |
| .....                      | 孙玉石 (107)    |
| 并没有凋谢——评介二十人集《白色花》 (节选)    |              |
| .....                      | 牛 汉 (114)    |
| 读《白色花》 (节选) .....          | 罗 洛 (117)    |
| 浅论“七月诗丛”和“七月诗派” (之二) ..... | 文振庭 (118)    |
| 《七月诗选》序 (节选) .....         | 周良沛 (121)    |
| 论“七月”流派 (节选) .....         | 吴子敏 (123)    |
| 胡风的文艺批评 (节选) .....         | 朱 寨 (127)    |
| 心灵与时代的碰击——读《诗人丛书》第三辑 (节选)  |              |
| .....                      | 钟 文 (129)    |
| 在建立途中的诗歌 (节选) .....        | 蓝 海 (132)    |
| 中国新诗六十年 (节选) .....         | 艾 青 (134)    |
| 诗的主流 (节选) .....            | 王 瑶 (136)    |
| 其他诗歌作品 (节选) .....          | 唐弢 严家炎 (138) |
| 活跃的诗歌创作 (三) .....          | 刘增杰 (140)    |
| 鲁藜传略 .....                 | 王玉树 (144)    |
| 他还是那样——记诗人鲁藜 .....         | 耿 直 (156)    |
| 和着祖国前进的节奏 .....            | 谢开潮 (159)    |
| 童心·壮心·诗人——访诗人鲁藜 .....      | 肖 荻 (163)    |
| 他在泥土中生长——访著名诗人鲁藜 .....     | 赵 沉 (167)    |
| 投身革命的洪流里——鲁藜生平与创作之一 .....  | 王玉树 (169)    |
| “战地黄花分外香”——鲁藜生平与创作之二 ..... | 王玉树 (178)    |
| 踏上“新的旅程”后的起落——鲁藜生平与创作之三    |              |
| .....                      | 王玉树 (186)    |

**〔附录〕：**

- 又听到你的歌声——致鲁藜同志……………亦 痕 (192)
- 云呵，你会永远快乐——致一位诗人……………方 菲 (194)
- 鲁藜创作系年表 (1935—1989年) ……………王玉树 刘颖西 (196)
- 小跋……………编者 (216)

## 读鲁藜的《天青集》

耿 庸

就我所知，到了能够重新发表作品的时候，鲁藜六十五岁了，健康情况——用上海话来说——“退坂”了，可是象贝朗瑞“生活着为了写诗，不行的话就写诗为了生活”那样，天天在写作，写了许多诗，还写着诗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在我看来，他的勤奋带着一种分明的紧迫感。但是并非只是那种对于不多了和易逝去的日月的赶紧揪住的心情，也并非只是那种追回其实多半是追回不了的过去二十多年内创造上的非自动损失的殷切意愿。凡此，是大抵常见的。他的紧迫感，主要的显然是，他对哺育了他的无产阶级的党、对社会主义、对现实人生、对诗的恒在的激情，火似地燃犀着他自己的心灵。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对现实人生和对诗的激情，是在他穿着面粉袋布制成的裤子流浪于湄公河畔的少年时期就萌发、在跨越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中期的二十年间就展布于他的繁盛的诗作品之中了的。此后，当他的这种激情被一种近乎超自然的力量封闭起来的时候，这种激情依然在他的胸膛里持续地积累、膨胀和沸扬，可就是没个出处，——这实在是很大的痛苦。但这个恼人的日子终于结束，由此更丰富起来了的他的激情急剧地奔涌而出了。他于是抓紧创作，他迫切于使他的激情流注到一首首的诗里面。何况，人生的追求总是不顾休止符。

但是，当我读了鲁藜编好寄来让我先读的《天青集》稿子，我发现其中的诗都是在报刊上发表过了的。就量而言，《天青集》在他这几年所写的诗的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真是过少了。我读过鲁藜的一些还没发表的诗，就质而言，决不下于《天青集》

里面的；有一首《刺猬之歌》还特别感动了我。于是我只能这样理解：不把未发表的诗收到集子里，是一向谦逊而天真的鲁藜对于一种特殊习惯的一种特殊尊重。

自从四十多年前——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最初读到鲁藜的诗以来，我一直是他的一个读者。我一直觉得他的诗多半仿佛是从大海、从群山、从辽阔的旷野、从远处的乡村唱出来的，唱的却多半是些大抵叫侠客和才子都看不上眼的平凡而且低微的草叶、泥土、贝壳、几片雪的花瓣、一只飞过的蜜蜂……。可是说也奇怪，广阔背景的隐在和眼前小东西的鲜明竟是那么生动、和谐而深远，让人在感觉到大自然的清新的气息和秀美的色彩的同时，感觉到人生之歌的诗的情感的芬芳和思想的光芒，——所有平凡渺小的生物和非生物原来都是撩人热爱生活和投入真理的韧强引力。

说也奇怪的还有，鲁藜的诗内在火旺的感情，外现的却竟有如傍着田野的一道明净而安详的小溪流的柔静的款款歌唱，没有花腔，没有嚷嚷，自然、质朴、亲切，而且从容不迫。但这正是鲁藜的风格的辩证法。鲁藜这个人，我的福建滨海的老乡，熟识海贝，他歌唱吃海水而吐珍珠、后来只是个自有其美的贝壳的海贝，并且把自己比作贝壳。这也象他早期的甘于做让众人把自己踩成一条道路的泥土一样。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而贡献饱和着真诚，贡献又是无须炫耀的。

鲁藜吩咐我为他的《天青集》作个序。我想这是他乐意分给我一份他的光辉。但我不能，不能拿我的浅薄去减损他的深度。这里写了这么两三百字，在我，乃是为的表示一个读者对于辛勤劳动的白发诗人继续献给社会以真而善和美的诗的喜悦和感谢，——真是这样。

（原载《光明日报》1982年6月17日）

## 鲁藜《天青集》散记

耿 庸

有个时期，多少人的花朵被打落，多少人的竖琴被铰断了弦。这都忍受过了、陈诉过了、不算什么了，——不仅因为历史尚且有它屈辱的章节，而且因为历史的新的前进在补偿着历史的挫折。那个乏人味道的时期就这么在认识上成为了遥远的过去了。

于是人们看到，诗人鲁藜的竖琴好象不曾被酩酊的社会学的钝齿锯断过弦，好象在足够从牙牙学语长成为新一代诗人的岁月里，艰难的缄寂对于他不过刚是歇了一口气，他随即又站立起来，随即又漂亮地弹唱起来了。

而且，一如既往，他的歌依然佩戴他那一枚早春的徽章，依然散发嫩绿和鲜红的气息，依然是信心十足、纯净而情挚的、但也更深沉了的追恋人生的歌。

诗在生活之中，——这是诗人的实践所反复证明的伟大唯物主义的一个真理。

诗人的实践同时反复证明伟大唯物主义的这个真理：生活在诗之中。

诗在生活之中和生活在诗之中的辨证过程，是诗的实现和前进的过程。

创造的诗人是这过程的能动的、自觉的、积极的“中介”：他和诗同在生活之中，他又和生活同在诗之中，——以他的心和头脑，以他的熔铸于生活和诗的统一的爱情的坚贞的爱情。

这样的诗人是现实主义的诗人。鲁藜就是这样的一个诗人。

## 二

能不能判定现实主义的诗“没有生活”呢？有一种理论认为：能，而且不难判定。论据是，指给诗人看的地方才是生活存在的所在；没在那儿、没到那儿去过的诗人的诗，于是就“没有生活”；即使有，也不算是生活，也只是“身边琐事”，也总是贫乏的，无价值的、应当摒弃的、甚至很糟很坏的、该死的生活。

这个理论，看去就是个社会生活的二元论乃至多元论。

对于现实主义的诗，它其实是不适用的。

可以也应当要求诗人扩大他的生活领域，却不好对诗人业已经历并把握了生活，否定其为生活或贬低其为生活的意义。问题并不仅在于没有谁能进入（更别说深入）一切领域的生活；问题首先在于诗人对自己置身其中的那一具体生活是否取得了真正的认识。

当鲁藜说：

我只要一枝嫩绿的草叶

我的心儿就充满了春光

难道诗人居然连“一只燕子构不成一个春天”也不懂吗？也许，他的春光穷得就只是那么一枝草叶吧？或者，这不就是浪漫主义想象的凡庸的炫耀吗？还有，难道这不是又在宣扬没好名声的“从一粒砂看一个世界”？可为什么又不能理解：正是诗人有着明媚而清新的、生气虎虎的春天生活的反复体验的积累，正是在简直令人绝望的千里冰封的时节满怀青春的信念的诗人在热切地希望和追求生活的春天，于是，发现一道细微的春的迹象，觉察一个最初的春的信息，看见一枝为无心人无视的嫩绿的草叶，就调动了他全心灵中春的色彩、气息和形象，从而“心儿就充满了春光”呢？

诗人生活在哪儿都是诗人，条件是，他热爱他的并非孤立的

生活，他深入这汇入人民生活海洋的他的生活的髓心。

鲁藜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他于是能够宣告：

只要热爱生活

生活就在你的足迹上开花

生活，只要你爱得深沉

她将向你奉献她的珍藏

同时当然也要求真诚地

……直接投入深广的人生

敲开那现实的冻土层

去发掘诗句

就是这一句——生活在足迹上开花——里，从实质上表明了诗人的走进他正生活于其中的生活的深处和走向新的生活领域以扩展对生活的认识的要求。这就和那个形而上学的二元论理论相反，不是把一元的社会生活机械地切成两半，宣布这一半才是生活，那一半不是生活或不算是生活。

不过，对于非现实主义的诗，在某个意义上，判定它没有生活，却含有着未必令人愉快的真理。

很久以前鲁迅先生在一个地方说过：

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

他显然不须说，还有着叫人岂止头痛极了而已哉的虚伪的“爱呀”“血呀”的诗，——虚伪的爱情和虚伪的斗争编织在一起的诗。

热恋和苦斗都是真实的、人生现实的现象，为什么被弄到了那样的诗的作者那里成为虚伪的？这用鲁迅先生的语言来说，就因为那样的诗的作者其实不在热恋或苦斗的漩涡中。

不深切感受到那具体的生活内容，就无能展现那生活内容的具体性：不生活到工农兵的实际生活里，就不能确切认识和表现